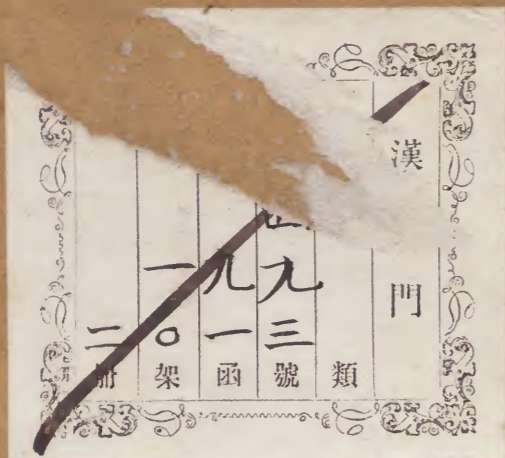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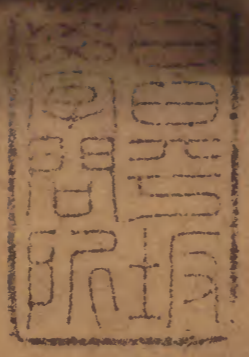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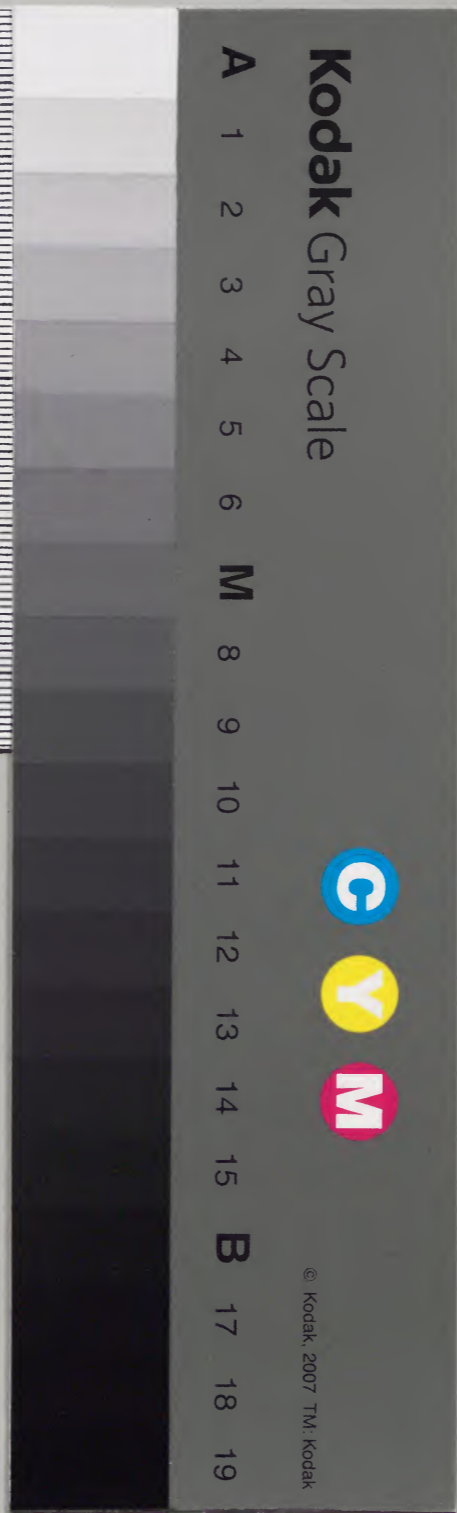
唐史論斷

附下錄

坤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93
冊數	2(2)	
函號	297	143





唐史論斷下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真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賢贊其謀以濟國事安可異議邪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雖平之尋爲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爲子孫業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常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致大亂憲宗又以鎮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鎮相爲勢援復結

淺草文庫

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懷諫一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議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結正爲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奈它鎮救援何必又如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河北諸鎮用部將之計令均管軍馬不偏任一將故力敵權均爲變不得又當主帥威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爲帥不能領事必偏任一將所任者權重衆心不服則六十年均任之計爲賊中患矣衆旣起變必歸軍中一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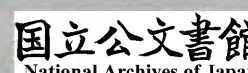
厚之人部將忽起主兵權懼他鎮攻討非納疆土歸朝則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英明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部將田興以六州版籍請命于朝是絳之算如神真廟堂之謀也初吉甫請用兵討伐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形之事以平常之見尙可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効矣猶請遣中使宣勞以觀其變待回日處置賴絳力爭不已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興節度之命使諸鎮畏威知恩平定兩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明忠亮視吉

甫爲何如然吉甫亦忠智可稱非庸常奸回之人也但
恥智略不逮于絳故有橫議以撓其謀一使內臣援助
幾敗國事遂成奸回所爲也夫宰相謀謨係天下休戚
已有不逮理當博采同列嘉謨固當贊助若宋璟與蘇
許公同相明皇璟剛正多所裁斷蘇順其美奏對則爲
之助故璟得盡其才爲開元賢相蘇亦獲美名于時若
絳與吉甫權德輿同列絳吉甫于憲宗前論事形于言
也其諂理者德輿亦不能爲之發明故時論以循默貶
之然則宰相之任能了軍國大事此固大才上也若智

謀不至能從同列之議而贊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
明同列議論循默不言斯爲下矣若吉甫撓絳正論又
與內臣相結幾敗國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
爲奸回也後之爲相者切戒之

用裴相度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事
不立者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爲而
不可蓋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賢者去
時弊數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謀之臣臣未必皆賢必



有異同之論若辨之不至則惑惑則其事不行雖或行之一奸人沮之則半道而止矣此明斷不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爲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矣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吳元濟于河南近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二賊乘兇忿恣行其計至遣其黨于都下害武元衡及傷裴度中外惶駭日虞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奸

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朕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真英主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凶賊竊發殺害宰相不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斷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朝廷怙于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正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乎

李鄴辭平章事

唐史評議
論曰李鄴辭平章舊史謂鄴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鄴初爲李懷光從事不顧凶逆氣燄而奮其忠義以郎官使徐州諭叛兵禍福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剛嚴之名鄴之風節如此元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舊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稱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鄴奏罷之其不附宦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璀監軍承璀方貴寵鄴亦剛嚴自處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璀歸朝薦鄴憲宗用其言乃命作相鄴與承璀不相失者與天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

不可慢百事及禮而已我謹于禮彼亦不能驕彼不驕則不能撓我事矣鄴之意止于此豈欲其薦已哉君子進用于時不可失其正况宰相之任安可由宦者引用此所以懇辭其任正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同爾若謂鄴素不以公輔自許則凡仕者非至懦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者思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况鄴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許爲宰相也鄴恥爲宦者所薦不顧宰相之貴以全名節史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戒世之姦邪卑猥附權倖以進而不知恥者乃謂鄴素不以公輔自許

其不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宜注意于相也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間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所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卽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

安危之本啟其機斷繼得武元衡裴垍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渙之地得爲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于相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闢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繫于相之事焉荅曰希烈等雖劇賊過于闢等然馬燧李抱

唐史評議下
真李晟之將亦過于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
賊勢正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實繫于相也建元中和
之事難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于
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
夕埃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收魏博反掌間耳時
河北劇賊惟悅悅既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况朱滔未
叛若河北既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爲哉但燧與
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同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
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爲險薄專招

怨讐必無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怨忿之心不了
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討劉闢崇文固盡心國事黃
裳尙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之諭之曰若不用命
當以劉潼代汝黃裳既薦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
得不速于立功也裴度之督戰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
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于
相豈不章章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
憲宗之明也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
奸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天下者

唐史論
宜鑒之

裴度罷相位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功尤大惜乎既成大功遽為奸人所擠罷去相位何前日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亂鎮鄆連謀變起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遏天下亂矣憲宗既以明斷用度度得盡其才經營國事故朝政日修國威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淄青四方欣欣再見平世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之貞觀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

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皇甫鏞本以聚斂進用至為宰相度極陳鏞奸惡之狀一不聽納鏞自知公議不容益以狡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付度支鏞以善價賈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賜度入言之鏞于人主前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真奴僕之態憲宗寵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鏞言罷度相位何昏暗如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當患難則能用忠良稍無事則必說奸佞用忠良所以成己之事說好佞又以濟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

唐史論
明出中智之上懼患難之大也後日寵罇其昏在中智
之下見世事之平也又素寵內臣吐突承瓘承瓘方用
事罇以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既罷罇得
專養君欲自固恩勢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唯
慮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罇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
官衆多日益親寵不數月爲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官
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寵奸不保其身
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已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
尙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爲戒

穆宗

失河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不
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相
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治平
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鏘爲相逐度出鎮憲
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賢相任常才
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爾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
四年平定天下崔植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謂天下

唐史論斷下
安危皆繫于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關裴度事耶荅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故國威大振鎮州覩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質愛子朝憂夕懼不敢保首領鎮旣懼幽自懾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爲乎亦猶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尙致天下獄訟稀少也况蕭俛段文

昌建議銷兵先已失策則植輩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幽冀鎮魏博亦爲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旣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奸人使度久于其位經制國事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顧大勛德爲輔必不至荒僻奸邪倖臣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爲藩鎮懼宰相威略必不致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旣已逐賢相穆宗爲君僅及中智數常才相之衆邪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憚而不亂也長慶君臣之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唐史論新下
敬宗

韋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韋處厚不顧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愍卽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兇人也欺天子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賀于中書以明快意其奸兇氣燄至此在朝之人孰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日常爲裴度因事貶官逢吉于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

己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爲乃兇狂之態我公直無過何畏彼哉度雖嘗逐我未知我耳河北之亂非度不能平定當天下憂憤之時度方爲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爲身謀至明則深辨事理之歸處厚盡是道宜乎位至宰相才業名德重于天下也

昭愍遇害

論曰昭愍年十六卽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納

唐史論
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
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繚綾聽
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于聽政以此觀之
本非荒逸之主若忠賢久于輔導亦庶幾漢昭之比也
但爲內臣惑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不止昭愍之
過乃近臣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緣內臣仇士良致仕
戒其黨曰今日爲諸君言久遠計天子莫教閑閑則讀
書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廣納規諫減玩好省游幸
如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君常以毬獵聲樂

惑亂之遊幸之所極奢侈盡奇伎使一處盛于一處如
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機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疎
間觀士良之言則內臣奸巧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夫
功業之君在位歲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內臣之惑況冲
年之君卽位之初乎雖忠賢輔導于外間數日一見率
不過數刻接對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內臣窮日夜
惑亂所言者多徇欲之事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
勝之哉旣惑亂之又慮冲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
禍及乃行弒逆之謀凡七年之間弒逆再矣後之人主

得不凜凜乎

文宗

貶杜元穎

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爲翰林學士穆宗卽位自司勳員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周歲用爲宰相時議詞臣進用之速未有其比宜罄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議有失但竭心于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略無能效著聞于時已負國矣及出鎮于蜀遇昭愍冲年卽位首進菴畫打毬衣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

繼用圖恩寵以至纖息掎斂大取軍民之怨不忠無識一至于此人臣已爲將相矣若守正獲已此固至榮然于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爲主所疎矣已必無過亦不爲辱至于名亦未必失何乃遇人君冲年專導侈欲以圖恩寵恩寵果深欲何爲哉如李德裕在浙西昭愍凡有宣索再三論奏罷其貢獻此以生民爲意不奉君之侈欲也觀德裕之賢視元穎爲何人蓋元穎窺憲宗晚年及穆宗長年卽位多縱侈樂厚纖人二長君尙若此昭愍童年尤當奢逸遂專以侈靡奉之殊

不知窺時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禍變起矣使元穎不誅斂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苟不登三事外不失方面之任內不失尙書僕射之位反以圖寵之故專務誅剝以取衆怨蠻賊乘隙大害一方坐是貶死遐裔後之爲將相者可不戒哉

辨朋黨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竊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爲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爾辨之不精君子爲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

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于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于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轂並進非明君曷易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爲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于已取疑似之迹讒之于君矣君子被讒又恥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勝于人便于己險薄邪佞皆可爲所以

唐史論
常勝于君子也君子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有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貞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相黨常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詳知但未反爾太宗謂瑀曰爲人君者須駕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于此時房喬輩同心國

事知無不爲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唯不免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羣同相度以勛德羣以仁賢爲天下瞻望及皇甫鎛以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爲非度羣累言鎛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羣朋黨寵鎛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

唐史論卷下
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視鋪之邪黨如鸞皇之與蚊虻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邪樂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羣之意非爲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卽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黨明報錄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冲幼略無所憚賴韋處厚不顧凶險氣燄言度之大賢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然不能誅逢吉之奸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

小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大惡之然觀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异矣宗閔輩在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李逢吉作相怒其言薄其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與者故交怨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于時所歷方鎮大著政效又裴度常薦之作相爲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劔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事文宗召以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羣邪不

唐史評議下
悅竟爲奸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又德裕所引者多才德之人幾于不黨但剛強之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然比宗閔之奸則情輕也文宗但以其各有黨嫉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聽訓注所譖朝之善士多目爲二李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

之明爲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爲人君者當戒之昭愍之弱爲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爲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人言于君曰某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狀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害于國病于人圖于利其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黨大則罪之小則疎之亦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與

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
權倖用何人議論有補于國何人才行有稱于時復參
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
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此荅曰
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兩盡
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矣不以說意親之不以忤意
疎之則公矣

制內臣

論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于此見旌善之事焉內臣

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尙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高力
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之取將
相林甫等既致時亂力士貶死遐裔矣肅宗朝李輔國
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國脅遷明皇
升黜將相兇橫既極盜殺之于家矣肅宗寵魚朝恩始
命爲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
橫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
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爲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
詔諸鎮兵赴援將帥懼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

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德宗寵竇文場霍仙鳴命爲神策中尉織人裴均輩附之往往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輩權任旣盛內臣亦嫉之仙鳴被毒以死文場甚懼堅乞致仕僅免于禍憲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無功效尋以其黨納賄事所連出爲淮南監軍後復寵任以妄議太子爲穆宗誅死文宗寵王守澄奸惡旣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與貶者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于時此內臣之尤盛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爲盜殺一毒死文

場禍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旣盛鮮有不懼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爲以至過惡之甚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宗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之名及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在中尉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家屬又有保衛昭愍之功權寵旣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爲善之效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效示之無使權寵之過不

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卽漸不好頗得其實楊嗣復不顧事理但謂覃譏已要君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初覃與李石同相贊文宗爲治論議勤切文宗勵精亦甚聽納如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勅長吏奉行不違恩及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職以郭承暇任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羨餘錢令收貯

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罷王彥威進度支錢羨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黜授衛尉卿嘉李石剛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出鎮朝廷待將相舊禮一皆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奏事各挾所見動成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改舊制不令僕射尙書等論朝廷事文宗取後宮之言議廢皇太子雖宰輔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尋薨于太陽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十餘

家此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實嗣復但恨覃沮已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為瑕釁盡力排之覃與嗣復同相況居四輔之首既言政事一年不及一年亦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國事求其失而更之但快憤心以覃言為過及罷覃獨當國政又何所施為哉不踰年禍敗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尙仁惠納爭諫重儒術時與大臣論國事勤勤懇懇以致太平為念茲可謂仁

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乏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成孱弱之態足見人君之體明斷為大也若乏明斷雖勤政無過亦不免于孱弱矣文宗自即位惡內臣暴橫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處之遂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其權任使之立事也申錫方有謀王守澄窺之使本軍校誣申錫罪文宗不思倚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等久議不辨諫官懇論其事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鞫雖賴眾議稍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當時若出告者付外廷推究

守澄雖巨惡詭迹顯露其黨曷敢附之況馬存亮輩本
不與之同心去之何難既去守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
此安敢復驕橫也此機既失仇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
宰相李石剛正遣盜圖之幾于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
爲文宗若法憲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變起之端正
士良典刑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
取刑戮二事俱失內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
矣後之人君切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珣不惟褊狃之過乃
不思召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卽位晚節無子以陳
王昭愍之子立爲儲貳李珣之議得其正矣及文宗大
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于次序不若陳
王之正然旣卽位陳王李珣何罪乃聽士良之譖乘褊
狠之性也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珣雖輔相懇救其事然
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得正議也正議者
獲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不敢忠言矣臣不敢忠

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賢可無他慮若幼而未有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何時而定爭奪患起何所不至豈非召後代之亂耶如嗣復立安王之議乃為不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議國事者如事狀曖昧寧知非譖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論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為奸邪所排不克就功業

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算使之平蕩得中國大體上黨拒命舉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帥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師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懼全軍以出又以王宰必有顧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即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皇其事德裕折中使奸言使王逢將陳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戍于外者懼客軍攻城并屠其家徑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

唐史論卷下
其策不與諸將同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
黨既平太尉之命賞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懼位
高而禍至爾既知其禍何不益修仁德以保功名反益
剛強之性取怨于人竟為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
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名人之所
易也立功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
足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論曰人君子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臣
得盡心於事以成勛業而推公于人不敢竊威福矣二
者一不可失惟太宗得之貞觀中陳思合上拔士論意
間房杜則立行竄逐蕭瑀奏中書門下朋黨則折其妄
言竟黜于外可謂能委任矣中書門下議事必命諫官
御史史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李靖以
老疾家居欲復使為將一言于朝靖已起而統兵可謂
能駕馭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如此
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
國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觀

唐書論德裕
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
作相德裕謀略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權勢自
重權勢既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怨者得窺其隙而攻之
矣彼勢已重而怨者攻之肯帖帖乎必至于禍而後已
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尙致太專之
弊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爲害大矣或
曰旣稱英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荅曰君臣之性皆
雄毅則銳于行事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不
無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于牛

僧孺李宗閔輩相怨之久人人所知平上黨之際奏逐
僧孺輩明恃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嘗位宰輔矣
德裕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遐裔宗閔已出遠郡刺史
亦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有异是舉其職
乃不復驗而黜之柳公權方以才望爲集賢學士無故
罷職是一狗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其
禮可矣何得一狗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白
固自當從事或不明豈得不詢驗其狀若不然當有所
制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

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若
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不
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平其心如是一則
委任之道駕馭之術庶幾矣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爲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舉
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爲
武宗所禮舊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自不容矣況德

裕性剛少恕不忘怨讐與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略
無悛意宗閔固奸人常任宰輔爲遠郡刺史矣復乘成
功之際誣其罪而流竄之牛僧孺雖宗閔黨然有一時
名望斥之遐裔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
謗中外所知德裕于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陷己而
忿及涯餗子孫避禍于上黨者已爲亂兵所害又爲勅
書實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夫宗閔已逐
涯餗子孫已戮尙聲其罪以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常有
不足者得不懼乎不惟不足者懼凡有勢位于朝非大

賢至公之人鮮不畏矣蓋大賢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亦能施爲或德裕專權不容我之施設但彼之謀國無失足矣何須功效出于我哉此所以無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固寵保位無至公之心于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于已故乘人主有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尙爾常不足者可知矣

小節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尙儉德

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禮重宰相至于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體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爲世所駭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紊時政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于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粗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于時何所經畫哉至寵次子不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

立太子便是閑人此尤昧人君大體也卒至內臣爭立嗣君幾至于亂是宣宗區區爲善止于小節耳

懿宗

令狐綯縱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力救之況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爲暴部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致禍亂綯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爲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國之意真庸人苟且之見耳尋致大亂屠害十數郡生靈

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綯之罪不容誅矣綯爲宣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如此其後罪露懿宗止命罷爲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勢之去也

用韋保衡路巖相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于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

力困弊于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尚可救時之患
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巖作相納賄樹私大紊時政刑殺
無辜甚衆大臣忠諫逐之遐裔保衡與巖乘勢陷人恣
行貶逐二兇爲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
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旣逐而忠諫無聞生
民困弊德澤不及于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罷相

論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

謀以救世患難雖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亦非
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謀議要切多中
事機但同列盧倚奸庸不忠與內臣田令孜相結沮畋
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販之民非祿山輩但困饑
年驅細民劫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大亂由朝廷
衰微邪臣誤計任高駢宋威輩皆奸險無節爭功忌能
玩寇  養成賊勢賊勢旣盛駢以重兵居天下之衝
反閉壁自固賴畋作帥于岐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
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旣蹙雁

門兵至得以平之況僖宗避難之初賊乘勢而西非畋
過其銳危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畋雖
去鎮不親平賊其功則由畋也僖宗賞畋之功復命輔
政雖在衰世亦秉朝綱令致兇橫怒畋公正與奸黨誣
罷之僖宗孱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
國祚必至于亡也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爲功臣之首雖龔猛之人朝廷
恩賞至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全忠出

于巢黨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受同華節帥
不聞立功朝廷又典宣武大鎮克用追賊還過其地全
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旣免不舉兵報怨奏討甚
得人臣之體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悛况帥宣武未
久兇勢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之正得事宜若乘
克用兵鋒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矣兇賊旣除使克用
感恩可以倚賴諸鎮觀之亦未必敢爲相噬之計天下
或未至橫流也僖宗懦弱輔相庸暗宦官暴橫一無經
遠之謀失此機便卒致諸鎮交亂巨盜肆逆三百年宗

社喪于盜手噫

昭宗

朱全忠篡逆

論曰昭宗卽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欲興復而大臣竭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鎮相結方鎮藉大臣爲援大臣欲固權位亦結藩鎮爲重孔緯有一時名望尙與朱全忠交通崔昭緯輩固宜交郤岐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以至于此昭宗欲何施爲乎加之輕信易動動而無謀何以制服諸

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恩信結一時之可倚者莫如太原太原有平賊大功爵賞已厚但爲全忠所圖蓄忿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虜性勁直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東近輔魏鎮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數鎮旣順使讓能賢相經營于內復引同心之賢贊助時政宦官暴橫者去之奸人害政者逐之朝廷可漸治國威可漸振矣奈何不能用讓能之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致太原拒命太原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爲但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亂車

唐史論斷卷下
駕不能寧處復留兇逆之人久爲輔相與巨盜畫篡逆
之計乃亡唐祚哀哉

唐史論斷卷下

南劔州州學准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紹興令諸司
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
聽印行今搜求到孫諫議唐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
畢欲將本縣學書庫錢雕行申乞依條委官詳定當司
除已牒南劔州通判王朝奉詳定外牒本學照會續准
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實有
益于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今鏤板印行者
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 日

學錄劉光

學錄鄭待聘

學正鍾世英

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劔州州學教授張敦願
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劔州軍州主管學士王筠
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劔州軍州主管學事王以詠
右朝奉郎知南劔州軍州主管學事許興古

司馬溫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于笥必盥手然
後啟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財貨盡棄
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
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
取修之宣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挈以俱行既行役
金陵失火及轉運解舍弟之子察親負其笥避于治中
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史在乎察對曰
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及成亦未嘗示人

唐史記
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魏徵姚崇宋璟
論以與之况他人固不得而見也元豐二載察自陽翟
來洛陽以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于此書朝廷先
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此
書散逸不傳于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
見而未之得得之驚喜曰子貺我兼金不如顧無以爲
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于天下使
公之德業煒煜于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時冬至後
五日涑水司馬光書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節文

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
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
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
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卒于家公既卒詔
取其書藏秘府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
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

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已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具于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登進士第杜待在樞密府薦之除秘閣校理累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侍講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聞者釋然

曾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崙渠誰爲胸中幹太極元氣浩浩隨卷舒昔來諫官對天子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並海飄長裾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如國忠眼不顧舊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絕褒貶筆進用祇調敷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萬世深根固社稷百年舊叟休田廬素識孤生愛茅屋久將老母求山租

秋歸願事九江獲夜出未倦安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
孟子豈病王公踈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甘西江魚
蘇東坡荅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
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
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
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
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
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

所立于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
之工以求信于後世不已陋乎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讜之論被遇昭陵遂擢真諫
苑嘗稱唐太宗規模法制有三代王者之風故平生多
喜言唐事每嘆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戒後世乃倣春秋
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卷其間善惡昭然可爲龜
鑑者因著論以明之篇目凡九十有二皆君相之事業
臺諫之紀綱非徒爲是區區實言也其史記全書自公
歿取留禁中世所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

久矣竭來掌教延平會朝廷寬鑿書之禁一應本朝名
士文集有益于學者皆許流傳乃出此書與學錄鄭待
聘叅攷舊史重加審訂鋟木于類宮以與學者共焉因
念自古賢人君子著書立言蓋將以明道言之所傳道
之所以明也是書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餘歲而後
顯豈其傳若有所待耶乃若公進退出處之大概見于
涑水廬陵南豐東坡四先生之論述可以表信于世茲
不復敘云紹興丁丑十月既望新安張敦頤書

準嘗見此書于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
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舊鋟
板于其家塾因鬱攸之變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
本鋟板于東陽倅廳之雙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
丞黃準命工鋟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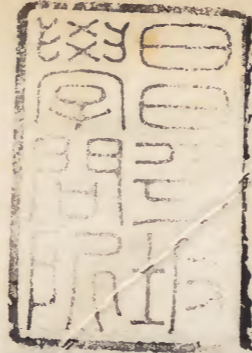
唐史論斷三卷宋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
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
體改用編年法著唐記七十五卷歿後詔求其書
留之禁中此則其論斷也廬陵歐陽氏涑水司馬
氏眉山蘇氏南豐曾氏交歎美之紹興中曾鑿板

南劍州端平間復鐫于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繹其論議覈而不苛非若尹氏胡氏通鑑發明讀史管見之少可多怪也秀水朱彝尊

宋孫諫議唐史論斷三卷從所修編年唐史記中取其事之勸戒切而意深遠者著論以明之凡九十二首其唐記不可得而傳所傳者此論斷也書成嘉祐之初至紹興二十七年新安張敦頤為劍州教授鋟版於類宮端平中東陽郡丞黃準編求未得、劉和甫家塾本刻之其卷數與宋藝文志

通考多少互異

四庫提要謂其隨意分合實無一本則此三卷之分於張分於黃俱未可知耳余友吳心葵博學嗜古藏書甚富嘗從鄴架借得曝書亭抄本觀之亦分三卷竹垞跋云南劍東陽板本流傳寡矣因即其本校梓以廣其傳時嘉慶甲子夏六月張海鵬識



唐史記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seal scrip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文化甲戌

